

难忘抗美援朝的日日夜夜(下)

□ 马清文

我们196师在朝鲜战场上，是一支能攻能守的主力部队。我们一营一直打过“三八线”，距原州只有10里地。站在那里，我们就能看到敌人的火车冒出的黑烟，听见敌人火车发出的汽笛声。那时我们的大炮太多了，如果像现在我们有强大的炮火，一天一夜就能把原州拿下。毛主席说：“你们打得太远了，后勤供应不上。”叫我们撤到鼓松峰一线阻击敌人。我们是河南人，不习惯吃大米，喜欢吃面食，我给一位朝鲜老人五块钱，买了两斤白面炕成饼，每人吃了两个饼充饥。师司令部命令我们赶快撤退，我说：“我们一连张生贵连长还在前面阻击敌人，我们用吹号声，把一连调回来吧。”号声一响，敌人就顺着号音，打了一阵炮弹，把我们雷参谋的腿给炸断了，我们抬了八十多米，雷参谋生命垂危，他坚决不让我们再抬他了。他说：“你们赶快撤吧，不要管我了。你们回去给俺娘说，我牺牲在朝鲜了，再也不能为她尽孝了。”他是河南南阳人。我们只好挥泪告别了雷参谋。师部命令我们，除枪、子弹不扔外，能扔的东西都要扔掉，赶快撤退。

汉江阻击战，整整打了18个日日夜夜，我们587团战士们的眼都打红了，消灭了大量的敌人。为了消灭敌人，我们三个营缩编成二个营，白天打仗晚上改编，两

个营又打成一个营，子弹打完了，用石头打，为保卫朝鲜三千里江山，我们寸土必争。战斗结束后，我们586团、587团各剩一个战斗连和迫击炮连，共970个人。我们196师虽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保证了主力八路纵队按计划向前推进。我和温政委俩人负责撤回迫击炮连，走在路上美国飞机又炸死炸伤我们五个战士。有一个战士是我们河南人，腿被炸伤了。我搀着他，把他放到198师的担架上，我把皮帽子又盖到他头上，后来他被运回到祖国。我们团又后撤20公里，我们秦永寿师长对我说：“马清文，你们团长呢？”我说：“我们团长白天在树林里，刚带着380人撤回来了。”我们在一家被敌人炸塌的房子里，挖出了十袋谷子，给老乡留下五袋。我们用石头把谷子捣成大米做饭吃。我们团有一位英雄司机，他冒着敌人的炮火，穿过三道封锁线和两条河沟，把一车炒面拉到前线，挽救了我们全团战士的性命。我们在朝鲜战场，曾缴获13捆美国防雨地图，27面美国及其走狗的国旗，这些实物如今仍保存在北京军事博物馆。我们587团吕瑞亭团长派出21人，用两个月时间硬是把缴获的美国吉普车拉回中国一辆，作为祭奠朝鲜战场牺牲烈士的一种祭品。

按照部队领导的安排，1951年4月我

们团分两处回国，一处是安东市(今丹东)，一处是辑安县(今集安市)。跟随一营司令部一起回国，走到一个山头上，遭到美国飞机的轰炸，炮兵部队的40匹骡子，都被美国汽油弹烧死了。我们团的司号长实在是太困了，他抱着一捆稻草在电线杆下睡着了，遭到美国飞机的连续扫射，不幸牺牲了。另一个司号员腿也打伤了，我命令司号员赶快趴下。当时我们口渴得要命，我和39军一个通讯员趴在一个壕沟里，紧靠河边，我用一个美国饭盒在河边煮稀饭。刚开锅，美国飞机来了，我说赶快灭火，不要暴露目标。这个通讯员很有战斗经验，他说：“美国飞机扫射东边，咱们在西边，他们飞机扫射西边，我们站在东边，我们与飞机捣蛋。”我说：“你说得很好。”当夜，我们通过临津江。我和战友刘存康等人，一口气跑了十里地回到了久别的祖国。祖国人民在路上、山边欢迎我们，并给志愿军战士们送来了饼干、大肉、炒面、罐头、花生、豆腐干等食品。我叫通讯员打条子领了一面袋子罐头食品，大家美美地饱餐一顿。

同志们，亲爱的同志们，当我们渡过鸭绿江，终于回到了我们朝思暮想的伟大祖国，看到中国的农民在田地里劳动，看到祖国的万家灯火，战士们高兴得乱喊

叫，他们把铜碗、铜勺都扔在鸭绿江中以示纪念。我把从祖国带到朝鲜、看了不下30遍的6张《人民日报》，也扔到鸭绿江飘走了，我说：“您已经完成历史任务了。”

我们团入朝时为3164人，回国时仅剩976人。

(马清文，男，汉族，1929年5月23日出生于河南省汝州市米庙镇长马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46年8月，他17岁时参加了解放军。194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10月22日随中国人民志愿军66军196师587团入朝作战，先后参加了清川江、龙沼洞、三八线、横城、汉江阻击等著名战役。1951年4月回国后，任587团工兵主任(正营级)，先后到天津志成中学、锦州炮校学习。1954年参加天安门大阅兵仪式，受到毛主席的检阅，荣立集体二等功。他所在的196师被毛主席批准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个迎宾师。1955年10月转业到青海省交通厅工作，先后任西宁市公路局秘书、公路段段长、公路段指导员、水泥厂厂长、海西公路总段办公室主任、青海省公路局第六工程队队长等职。1976年10月离休，享受正县级干部待遇。2015年10月，马清文被中国党建新闻网授予“国魂——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功勋人物”称号)

来源：汝州党史微信公众号

·连载·



(上接第2944期)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守信重诺，他把承诺放在心中，念念不忘。

张新立：确实如此。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一件事，可以诠释他的这种品格。

1985年春节，习书记带着李亚平到东权城村来看望我和陆树棠。习书记到我们家里来，一方面是对我们事业的支持和重视，给我们指示工作，一方面也是跟我们交朋友。习书记鼓励我们，工作上

继续努力，再接再厉，希望我们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那次，我跟习书记谈心，也谈了自己这么多年的心路历程。我说我年轻的时候就是一名无线电爱好者，在正定县广播系统干了几十年，因为我是农业户口，身份一直转不过来，只能当合同工，也就是临时工。干活时我干在最前面，干得最多，最努力，但待遇跟正式工差很多。每逢年节，正式工都给发2斤红糖，我就没有，心里很不舒服。什么时候能转成国家正式职工，我咋也看不到头。

这些不公平待遇，都是因为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的差别。这个鸿沟在那个年代非常大。作为农民，更别提招工的事，一听是农民身份，就一票否决。后来，我办了春光电器设备厂，就不再吃这碗饭了。

讲到这里，我有点激动，就跟习书记说：“习书记！将来，如果有一天能把户口这个界限给去掉就好了！”

习书记微笑着朝我点点头，说：“嗯，这个要慢慢来。”

30多年过去了，那天年轻的习书记朝我微笑和点头的情景，至今仍然牢牢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我知道他那是表示赞同我的想法，重视我们农民的心声。

2013年，习书记当了国家主席。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和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等户口类型，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这个《意见》的发布，宣告中国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农业”和“非农业”二元户籍管理模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那个时候，我虽然早已不是农业户口，并且转成了国家干部，但看到户籍制度改革的消息，我的心情还是非常激动的。

采访组：陆树棠同志，请您也讲讲当年和习近平同志的交往情况。

陆树棠：习书记刚来正定县时，任县委副书记，我当时是东权城公社的文化站站长、电影放映员。习书记来我们公社检查工作，来前没通知，是直接来的。他到公社的时候，公社的干部正好下乡去了。习书记和身边工作人员、司机还有几位公社的同志，几个人就站在院里的大养鱼池边聊天。

有一位同志说：“这养鱼池的水也太浑了，你们怎么不把它弄清一点？”

我就解释说：“水太清了，缺乏养分也不好，不是有句古话是这么说的嘛——水至清则无鱼。”

习书记笑着接了下半句：“人至察则无徒。”

这就是我和习书记的第一次见面。那时候我就觉得，习书记是个很有文化底蕴的人。我这个人从小就喜欢写诗歌、杂文之类，所以对有文化的人感到特别亲切，也特别敬重。后来我才知道，对上这句格言对习书记来说不算什么，他的文化比我要高得多了。

采访组：您是通过什么事情了解到习近平同志的文化素养的？

陆树棠：我担任春光电器厂副厂长期间，记得一次有机会听习书记谈到俄国文学。谈到俄国文学，大家自然会提到托尔斯泰。

习书记说：“哪个托尔斯泰？”

听他这么一问，我愣了一下，心里想，习书记这么有学问，难道不知道托尔斯泰的大名？

(未完待续)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胡克慎投奔革命圣地延安

胡克慎，临汝王寨胡庄村人(现汝州市王寨乡胡庄村)，1917年7月13日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1935年考入开封嵩阳高中。在校期间，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参加了一二·九抗日救国学生运动，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和迫害。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中国共产党成了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延安成了广大爱国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胡克慎和汝州籍的王力民、武建业、马云涛四位同学，为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相约到西北投奔革命。他们原打算到山西临汾去上民族革命大学，但到学校一看，发现民族革命大学是国民党山西省主席阎锡山任校长，而不是共产党主办的大学，于是就失望地返回了汝州老家。从西北回来以后，胡克慎参加了由地下共产党雷明、杨福堂、韩润甫等在汝州举办的“现行军官培训班”。在那里结识了以士兵名义参加训练的地下共产党员王象乾。经王象乾介绍又结识了共产党员雷明。雷明同志介绍他与王力民、刘波涛、马云涛、范景明等6位进步青年赴西安投奔革命。由于在西安被国民党跟踪，人员分散，几经转折，终于在西安新城区七贤庄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他与刘波涛两人先行，历经重重艰难险阻，跋山涉水，行程九百多里，终于到达陕北革命圣地延安。

1939年7月胡克慎进入抗大学习，后来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17师政治部负责人兼前线指挥所党委书记，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解放勋章，1958年转业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任办公室主任，1982年从正厅级干部岗位上光荣离休。

作者：李国强
供稿：陈凝



吹皱一池秋水

宋乐义 撰

蛤蟆泉 蛤蟆泉井 蛤蟆泉村

● 杨树林



蛤蟆泉村

在距汝州市寄料镇南约3公里处的吕庄村境内，有一个叫蛤蟆泉的小山村。庙洪线从村东穿村蜿蜒而过，两条东西横卧的山岭，一南一北如同两条并行的巨龙，护卫着这个小山村，连接两道山岭之间有一条平缓的砂石岭又把南北两道山岭牵连在一起。站在高处眺望整个村落似“工”字形山地，村民依山就势盖起了一排排一处错落有致的山乡民宅。沿山势而过的公路又巧妙地由村中间环绕成蹄朝东的马蹄形轮廓，这一环一绕把原本起伏的村落勾勒得清晰可辨。蛤蟆泉和蛤蟆泉井就在这马蹄形山底部偏南的地方，这个村因此就叫蛤蟆泉村。

蛤蟆泉村历史悠久，风光怡人，地形独特，满眼风光。相传，很久以前蛤蟆泉村人内

互动嬉戏。

据蛤蟆泉村中的刘姓、程姓村民的祖辈相传，当年的金蛤蟆人人都见过。站在井口向井中俯视之时，他总是浮在水面与人对视，并绳一系，水桶一接触水面，金蛤蟆立即消失。当人们挑着水行走时，它又在水桶中游泳，你挑桶中有，我挑桶中也有。水一挑进家中向水桶倾倒之时，金蛤蟆又瞬间不见了，活灵活现，虚幻动人。

这种和谐美好的生活场景，给村民的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这里的村民世代代视这对金蛤蟆为吉祥的圣物，也对吃水井中的金蛤蟆倍感亲切。这种人与蛙互动的生活场景一代又一代传承，全村人皆为灵巧的金蛤蟆而自豪。一天之中无论早，只要担水，一

看到金蛤蟆那机灵的身姿，像是挑的琼浆玉液般，心中无比喜悦，没有人试图占有它，甚至在秘而不宣中流露出的一份珍爱和呵护。

岁月在泉水叮咚中一天天流淌，终于有一天南蛮子的出现使这个美好的局面和生活场景烟消云散了。有一年，一个南蛮子在四处寻宝盗宝的旅途中来到了蛤蟆泉村，他一到村中就被这里的风景和地脉所吸引，他假装路过歇脚，百般打听这里的乡土人情，一听说这里叫蛤蟆泉村时，心中就有几分窃喜，口中不停称赞这里人好风水好，心中打起了自己的小九九。这里南北两条山岭横亘，两山之中又有一道砂石岩层的山岭缓缓相接，两山牵手相连，山高水高必有宝。他敏锐地感觉到这里是风水宝地，眼神锁定了蛤蟆泉的方向，察觉到了泉水出处必有奇珍异宝。当他得知蛤蟆泉在一口丈余深的水井里之时，心中甬提多高兴了。南蛮子来到了井边，立在井口向下望，瞬间明白了井水中的秘密。他假装口渴，让村民从井中打上了一桶水，弯腰喝了几口后，断定这里有对金蛤蟆，便匆匆离开了。

白天的一番打探，南蛮子已有窃取金蛤蟆的想法，当晚夜深人静时，南蛮子先下入井内，再用一个簸箕反盖住井口，下到井中盗走了一只金蛤蟆。从此，那机灵般可人的金蛤蟆消失了，只留下那汨汨而流的泉水和悠悠的水井。善良的人们只觉得井中看不到了金蛤蟆，挑水之时没了那份情趣，心中总在纳闷，却不知金蛤蟆早被南蛮子盗走一只。

传说解开这一谜底的是后来的一位风

水先生。根据村民描述的异常现象和井口旁曾留下的簸箕，风水先生给村民们说明了事情的缘由。这个簸箕就是南蛮子盗宝的镇物，是南蛮子施法盗走了一只金蛤蟆。还剩下的一只南蛮子法术不够，他在井中捕捉了无数次就是逮不住，南蛮子深知盗不走了，强行再抓性命难保，趁力气尚有赶紧逃了出来。这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天意吧，留在井中的另一只就再也不会显现了，但水井还有，若俩都偷走蛤蟆泉就会干涸。从此蛤蟆泉村人恨透了南蛮子。

蛤蟆泉村民在惋惜和愤怒之余，心中仍有一丝庆幸，失去了一只金蛤蟆的泉水依然甘甜而清澈。蛤蟆泉村在时光的角落里一代代过着平静的生活，一代代守护着水井，传颂着金蛤蟆与祖先们那充满和谐而美好的故事。蛤蟆泉井最多时可供村里300余人生活用水，一直到上世纪末自来水的安装，村民们才不再饮用蛤蟆泉的水源。但蛤蟆泉人对金蛤蟆的那份眷恋不在眼前，而在心里，如基因刻在骨子里，流淌在血液中。

如今，蛤蟆泉井仍静静地守护在原地，只是多了一份寂寞，少了一种叨扰。原本空旷的水井周边，渐渐被拔地而起的村宅包围，通往井台的小路改了又改，但仍有一条小路还能通往水井，但已很少有人光顾了。只有村边通往鲁山的大道旁那醒目的“蛤蟆泉”路标在给人昭示着风景，诉说着蛤蟆泉、蛤蟆泉井和蛤蟆泉村的前世今生。

螺祖养蚕坡

汝州东北的小红寨山上，相传是古代螺祖养蚕的地方，汝州一带老百姓都把螺祖叫蚕姑奶奶。

很久很久以前的时候，炎帝、黄帝看到人们穿树叶，穿兽皮，大冬天的冻伤、病死，商议赶紧解决这些人命关天的大事。黄帝觉得妻子螺祖心灵手巧，就命螺祖带领部分妇女找个合适的地方在那里教人养蚕制衣。

螺祖接受旨意，与部下翻山越岭，细心察看。她们发现小红寨南山腰避风向阳水源充足，特别是这里适合养蚕的麻栎、榭树、桑树满山遍野，另外山腰石洞可住人，坡上黄土可以打成土窑，可在窑洞织丝制衣。于是就在山坡林中定居下来。

从此以后，螺祖领着部下把林中柞蚕一步步驯化成家蚕，放养后，出的丝又白又长，螺祖创造了纺丝车、织丝机，手把手教部下人员纺丝丝。大家很快学会了纺织本领，人人都穿上了白丝衣，除自己穿戴外，她们还把做的衣裳送给大红寨炎黄二帝，分发给所有人员。

有年深秋，螺祖率人向大红寨送新衣，走了一里多，出汗了，大家脱掉外衣，挂在黄栎树或栎树上，继续赶路。

螺祖送衣返回时，又下雨又刮风，她们走到原来挂衣的树前，看到掉在地上的衣服落了几个橡皮。橡皮挨住哪点，哪点就染成黑色，挨住黄栎树干的衣服变成一道道黄色，挨住黄栎树红叶的地方变成浅红色。螺祖从中悟出了道理，她利用树木花草的根、干、果壳、花、叶和五色土作颜料，把丝绸衣服染得五颜六色。

为了让人们都会养蚕制衣，穿上适合自己的各色衣服，螺祖广招女徒，把经验全部传给她们，一传十、十传百，这里成了养蚕、织丝、制衣染绸的发祥地。

至今养蚕坡山脚的樊家庄村中央还有一座蚕神庙呢！

来源《汝州民间故事》



民间故事